

霸王项羽

范金山 著



霸王項羽

范金山 著

(京)新登字17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霸王项羽 / 范金山著. -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5.6**

ISBN 7-5059-2160-6

**I. 霸… I. 范… II. 传记小说: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3**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06446号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625印张 2插页 363千字

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300册

ISBN 7-5059-2160-6

I·1531

定价: 18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霸王项羽》是一部构思宏伟、气势磅礴历史感很强、文化色彩浓郁、艺术成就较高的长篇历史小说。

小说以秦灭六国、义军灭秦、楚汉相争的历史长卷为衬底，采取自然、人、历史、神话、想象相融汇的手法，既写出了项羽成长中的一些生活琐事，又写出了项羽攻秦城、杀秦将、巨鹿救赵、鸿门设宴、垓下突围、自刎乌江等惊心动魄的场面。内容丰富、笔调苍凉、悲壮、环境氛围精当细腻自然。

同时，小说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改革时代——七国变法为背景，对秦王失天下，项羽打天下，刘邦坐天下的历史事件进行现代意识描写，展示出治国创业之道在于改革，在于得英杰、用英杰。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，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和可读性。

当年初破秦军诸侯将滕行而前
莫敢仰视重瞳子垓下悲歌虞和拔山
诗风旋不歇长留仁爱一盃羹

——赵朴初

第一章

1

黄河奔流急，神州多英杰。

天地浑沌时，盘古开天辟地，用躯体、筋骨、鲜血、精液、毛发繁衍世间万物，创造世界。女娲抅土造人，烧炼五彩石修补苍天。砍龟脚，稳四方；杀黑龙，平冀州；烧芦苇，阻洪荒；一身正气，千古名扬。后来，伏羲氏仰观天象，俯视地理，察鸟兽纹理，究研万物生长，创造了包容天地、变换无穷的演变图——八卦。他教人取火、用火，仿照蜘蛛结网捕鱼，曲木制箭，狩物打猎。炎帝神农制作耒耜，种植庄稼，日尝百草，曾在一天中中毒七十余次，身死“断肠草”而功德天下。黄帝首领战蚩尤，处刑天，建立神国。他实行仁政，灭暴安民，赏罚分明，官吏清正，百姓和睦，备受万民崇敬爱戴。尧帝任贤唯亲，善于纳谏，唯才是举，以功德而禅让江山。虞舜帝德高行正，孝双亲，尊兄友，重仁政，事必躬亲。大禹帝疏导沟渠，使百川归海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夏桀无道，百姓如身处油釜之中，部落首领汤愤然起兵，消灭暴君，建立新政。商纣残暴，万民生息惨壮，周文王、子武王率兵四万名，战车三百乘，在牧野

戮战，商宫墙倾檀斜，纣王引火自焚。周幽王“烽火戏诸侯”，鱼肉人民，亿万奴隶愤然反抗，他们冲进王室，焚烧宫殿，声讨王朝罪恶。

春秋时期，周王朝权势日趋下落，天子名存实亡，各路诸侯纷纷起兵争霸，尽显风骚。齐桓公不计前仇，任管仲为相国，进行改革，国力富强。他以“尊王攘夷”相号召，帮助燕国打败北戎；营救邢卫两国，制止了戎族狄族对中原的进攻，并联合中原诸侯进攻蔡、楚，和楚国会盟于召陵，同时，安定东周王室内乱，多次大会诸侯，订立盟约，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晋文公，历尽世间艰难，出奔流亡十九年，回国即位以后，能整顿内政，增强军队，励精图治，富国强民。他平定东周内乱，迎接周襄王复位，以“尊王”号召。城濮大战，大胜楚军，并在践土大会诸侯，身居霸主之二。楚庄王“一鸣惊人”、“一飞冲天”，重整令尹，兴修水利，图治国民。灭庸国以后，国势大盛，继而进攻陆浑之戎，陈兵周郊，问九鼎的轻重。后来在邲地大败晋军。军威和仁德并驾，力量和智谋齐驱，陆续使鲁、宋、郑、陈等国归附称臣，霸业楚天。吴王阖闾，礼贤下士，同谋共治，任伍子胥、孙武，灭徐国，降郟国、吕国，攻破楚国。越王勾践，面对被吴王打败的国家残局，屈辱求和。他被侮石屋三年，回国后卧薪尝胆，刻苦图治，广用人才，任范蠡、文种等人为左膀右臂，整顿国政。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终于转弱为强，灭吞吴国，雪报国耻，继而在徐州大会诸侯，成为煊赫一时的霸主。

战国时期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雄列国，争先要强，各国英雄豪杰如雨后春笋，争相涌现。灵寿君乐羊，公而忘私，为国弃子，兵取中山；吴起国相，针砭楚国时弊，谈兵论道，实行改革。编定官员，惩罚贪污，奖赏功臣，使社稷

丰足，军兵壮勇。南面收服百越，西面打败秦国。中原列国齐、韩、赵、魏为之刮目相看。公孙鞅与秦孝公座谈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，下决心实行变革，严明法纪，奖励军功，鼓励生产。变法十年，国力强盛。孙臆装疯忍辱，含辛茹苦，励精图强，围魏救赵，马陵道前胜庞涓，致使齐国军威名扬天下。赵将廉颇，驰骋南北，奋战东西沙场，功高名就，还能负荆请罪，知错必改，坦荡心胸令人称慕……赵国平原君，齐国孟尝君，魏国信陵君，楚国春申君，功德誉满九州。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荀子、庄子；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、阴阳家，诸子百家，著书立说，群星灿烂。甘德、石申、扁鹊、鲁班各怀绝技，名垂千古……

秦王政继先帝威烈，博取诸臣策略，忽智忽谋，忽战忽和，忽远忽近。能攻则攻，能夺则夺。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六国疲于应战。他们忽合忽离，忽礼忽兵，胜败频繁。

天南地北，战乱叠起，钱财耗尽，土地枯干；九州之内，千山万水，一草一木，无不饱受硝烟之苦；万民百姓疫病凋敝，如大旱之望云霓，急切渴望安居乐业；皇皇七国之君，整日里提心吊胆，唯恐战祸降临到头上……

这是一个战火纷纷的岁月。

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。

秦王政十四年的冬天，朔风凛冽，冰雪铺地，山峦枯槁，河川凝结。举眼望神州，一片凄凉。

楚国钟吾城，像一具冻僵的躯体静静地躺在荒山野岭之间，苟延残喘。深夜，荒郊里野兽出没。狮子的凶猛，豹子的残忍，虎的险恶，狼的贪婪，狐狸的狡猾，蛇的狠毒，鼠的窃谋给钟吾城郊外布上层层陷阱。野兽们争吃饿殍的抢斗声、嘶鸣声和迷路孩子那苍白凄厉的叫喊声，令人泛出一阵阵恐惧和悲凉。

城里没有一丝灯光，几片残破的狗吠声袅袅挂上树梢，颤颤悠悠，表明这被风雪覆盖的方砖堆砌的城墙内，或许居住人家。

三更过后，梧桐巷一间破旧的草屋里，震出几声干瘦的咳嗽声。项老汉打着火，推了推身边五十多岁的妇人，说：“不早了，到收网的时辰了，快起来吧！”

项老汉扛着船棹，搀着老伴，踏着积雪，艰难地向泗水河边那只小船走去。寒风夹着冰雪，吹在他们身上，如钢刀刮骨一般。

“老伴，昨天，我在市上卖鱼，听到一个传说，真让人不信。”老汉想提提老伴的精神，说。

老伴问：“什么传说？”

项老汉吹了吹冻僵的手，强打着精神，说：“听人说，东方有个岛国，国中有个打猎的，是神箭手。有一天，他在岛上狩猎，忽然发现海边有一只木桶，桶里坐着一个白胖胖的小子。”

“寒冷冬天，缺吃少穿，那小子非被冻死不可。”老伴插嘴道。

老汉说：“奇就奇在这里啦！那个打猎的看见桶周围有许多雄鹰用翅膀羽毛为孩子搭棚取暖，还看见九只母虎为他喂奶！真神啦！那猎人认定桶里的男孩不是凡人，就用弓箭射走了雄鹰和虎。可是，正当那猎人跑过去伸手抱孩子时，大海忽然涨潮，木桶随浪漂走了。后来谁也不知道那桶的去处。天寒地冻，真是太苦了那孩子啦！”两个老人一个讲一个听，都为之惋惜。说说讲讲，他们来到泗水河岸。

梧桐巷西约一里处有一条河名叫泗水河。因为源出山东东蒙山南麓，四源并发，所以取名叫泗水。泗水经鲁桥，至南阳镇，穿湖泊，沛县东，又南至彭城东北循于黄河东流，经钟吾，入淮河，汇长江，进入大海。

泗水流经钟吾城，水势平缓，岸边芦苇茂盛，水底杂草繁生，其中自有鱼虾。河东岸城廓以北有马陵山麓，连绵起伏，山土呈棕红色，红石白沙，树草密荣。风吹草动，雪压树低，景色不同一般。河西岸，一望无垠，阡陌交错，田野空旷，曲折的道路上偶尔有几棵柳树、槐树，在啸风冷雪中呜呜哀叫。

两位老人上了船，装上棹，开始起网收鱼。两条网快要收完了，可是，连一条鱼影子也没见。河里的风开始刮大。雪，铺天盖地压向河面。项老汉有点懈气，抖了抖手，无可奈何。

忽然，噼一叭一声巨响，一记干雷划破天空，震耳欲聋，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雪。小船在河里打个旋转。老汉震惊地说：“冬天打雷，少见啊。”

“快收，老伴，天变恶了。”

“网很沉，我拽不动，说不定有条大的。”老伴攥着网纲顶着风说。

“我来收。”

小船在激烈的风雪中，左右摇摆，颤颤悠悠。船舱里的灯被风吹灭了。两位老人蹲挤在船头，牵着网纲，摸黑收网。

“鱼——鱼——鱼，是个大鳊鱼。”看到网的尽头有个圆的东西在游动，老汉惊喜地喊。

他们小心翼翼地把“鳊鱼”收到船边，仔细一看，哪里是鱼，原来是一只钩在网浮上的木桶，桶里还酣睡着一个孩子。看到孩子，两位无儿无女的老人立即精神焕发，顿时觉得身上有许多力气，他们赶忙把桶抬上船。此时，空中又是一声巨响，风弱雪小，河水平静如镜。

两位老人像是从梦中过来一样，到了家，看着男孩子又惊又喜。那男孩大约有八个月，长得身长体胖，煞是惹人喜爱。天生的两道浓眉如两柄利剑，钢韧有力，饱含几丝寒光。一双炯

炯闪光的圆眼，好似黑夜里的两颗寒星，冷峻深远。两腮丰满红晕，鼻秀口甜。四肢如初秋莲藕，粗壮有节，灌足无穷力气。

老汉望了望正在烧火做饭的老伴，一手摇着桶，一手捋了捋飘洒的银须说：“没想到，希奇的故事，就被俺老汉遇上了，这男孩分明就是那个鹰搭棚虎喂奶的小子，别的不说，这桶里的羽毛便是例证。”

“这是祖先的恩德，也是你一辈子行尽好事的报应。天随人愿，不该我们断烟火啊！”老伴向灶里添了把草，一边从陶罐里取出两条鱼，说：“没有奶喂，只能靠这鱼了。鱼汤养人，可是，孩子太小，不一定吃下去啊！”正说着，桶里的孩子“哇”地一声叫喊，孩子虽小，可声如铜钟，把两位老人吓了一跳。

一碗鱼汤下肚，孩子眯合着眼，一声不响，似睡非睡。说也奇怪，若把孩子放到床上，他就闹你不得安宁，逼得老人还得把他放到桶里。

“这孩子有点不俗，活像我家主公的长像，不过，给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老汉说。

“既然不俗，就起个不俗的名字呗！”老伴掖了掖桶边的棉絮说。

“什么好呢？地位高不过皇位，籍；财产莫过于籍田，才识莫过于经籍简册。”老汉自言自语，沉思片刻又接着说道：“名籍，就很好。既有皇位，又有籍田，更精通经籍书册。”老伴听后连声说好。

“可是，起个什么‘字’呢？”

“依我看，字，鱼。是我们把他当鳙鱼逮来的。”老伴说。

“哼，听道好听，不过，鱼字有些俗气。”老汉点了点头。

看到桶里暖绒绒的羽毛，老汉眼珠一转，自以为是地说：“取字为羽。一来音鱼，表示我们逮鱼得来之意。二来是雄鹰的

羽毛，暗示此人是鹰搭棚虎喂奶的非凡之人。”

老汉感到十分得意，忙叫老伴拿出五十个蚁鼻钱，去打酒买菜。

天阴沉沉的，满眼是雪。泗水河两岸高低起伏，白茫茫望不到边际。河岸边干枯的芦苇随风摆动，发出“嚓、嚓”的声响。

钟吾城东西南三门敞开，可来往行人稀少。天寒地冻，只有几个生意人和一些当差的出进。城里残墙破屋，朽亭旧台随处可见，几棵枯黑的菱树孤零零地站在房前屋后。城里积雪片片，掩盖了几分荒凉。

项老汉渡过泗水河，没到城门，就见门外有一簇人。“小崽子，不识抬举，给三爷点鱼都不行，给我滚回去。”两个门差对着一个七、八岁的孩子边打边骂。那孩子倒在雪地上，冻得直抖擞，鱼篓翻个底朝天，鱼在雪地蹦了几下就冻僵了。大个子门差捡起一条大鱼说：“属我的了，算是进城的门钱。”另一位门差把另一条鱼往门亭里一扔，装作没事的样子。

“我的鱼，我的鱼。”那孩子用僵硬的手扭着坚滑的雪地，边哭边喊。

老汉趴开人群，看见一个衣不遮体的孩子趴在地上，浑身打颤，手脚红肿。“是你啊！童伢子。”老汉赶忙拾起被扔在一旁的草鞋给他穿上。

“你爹呢？”老汉问。

“我爹病了，不能出门。今天逮鱼不多，我来卖，换点药为爹治病。可他们……”小马童结结巴巴，泣不成声。

“别哭了，童伢子。”老汉安慰说。

项老汉来到两个门差面前，向大个子说：“三爷，他是吕渔夫的孙子，名叫小马童，他爹可是个好人啊，每天进城，少不

了二位爷爷的酒钱。今天他病了，二位官爷抬个手，日后再来敬候。”项老汉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十个铜钱塞给那个大个子。

“好吧！看在你项老爹的面子上，进去吧！”

城内一条石径的尽头，有一家酒店，名叫春归。卞老板收拾好房内桌凳，喊道：“早饭准备好了，各位客人请便吧！”不一会，约有六、七个生意人就座，唯独不见昨晚深夜投宿的那个读书人。卞老板推开里屋一扇门，说：“客人，请用早饭。”那位客人犹豫了半天，随后跟卞老板出去了。吃过饭，那客人还是愁眉不展，等别人散去，那位客人起身走到卞老板面前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边磕头边说：“大伯，我实在对不起你，我睡你的房，吃你的饭，可我连一个铜子也没有，不是我骗你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！”说着眼泪扑簌簌而下。卞老板先是一愣，继而笑容满面。“哪里话，这位客人，谁能没有蹩脚的时候，男子汉，大丈夫，快起来。”说着双手搀起那位客人。

正在这时，项老汉推门而入，看见那位四十岁左右的汉子，好似面熟，可一时又叫不出名姓来。

“项大爷，我是申武啊。九年前，我们一同在项燕大将家，我是项家公子的老师，你忘了。”那位客人一看便认出项老汉，项老汉想了一会，恍然大悟。他乡异地，两人偶然相遇，倍加亲切，项老汉打酒买菜和客人对饮，畅谈至深更半夜。

2

那是楚考烈王十二年秋天，精明强干，一心想统一中国的秦昭襄王，忽然得病崩逝。安国君秦孝文王五十三岁登基座殿，可无奈人意不如天意，他仅仅即位三天，就命归黄泉。秦庄襄王即位时，奉华阳夫人为太后，立赵姬为王后，儿子赵政为太子。

于是，丞相吕不韦帮助十三岁的太子赵政即位，秦国大权均由他一人独揽。吕不韦身居高位，雄心似野，几欲辅佐新王称霸中原。他派秦将蒙骜、张唐、王龄等人接连攻打赵国、韩国和魏国，得城池几十座。秦军士气高昂，军势威威，大有吞吃六国的气象，逼着六国诸侯不得不“合纵”抗秦。

秦王政六年，韩、赵、魏、燕、楚五国合纵出兵，想攻打秦国，以削弱其力量，压抑其士气。因为楚国地阔人多，国力强盛，五国公推楚国为“合纵”领袖，并拜楚国令尹春申君黄歇为上将军，率领几十万大军，一路威风，浩浩荡荡地杀奔函谷关。

吕不韦得知五国合纵抗秦，不敢怠慢，立即派蒙骜、王翦、桓喆、李信、内史腾等五员大将，每人带领五万人马，分头去对付五国军队。国有主，军有首，擒贼先擒王。王翦大将暗地里集中秦军，整日排兵布阵，训练有方，准备在夜间偷袭楚军。春申君带领五国军队来到函谷关，得知此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当即下令退兵，没来得及通告其余四国，自己就连夜逃跑五、六十里。四国军队不是王翦对手，都把希望寄托在黄歇身上，可现在黄歇跑了，全军上下无不灰心丧气。王翦军还没到，他们就丢盔弃甲，望风而逃。

春申君逃回楚国，报告楚王：“大王，大事不好啦，秦国军队像排山倒海一样横扫而来，陈城危如累卵，朝不保夕，我们应当即迁都，否则，大楚江山就完了。”楚考烈王别无选择，只得迁都寿春。

听说夜里迁都，陈城官民认为秦兵马上就到，家家户户手忙脚乱，各自备车载物，纷纷抢道而走。

项燕大将军家，里里外外，一片繁忙。打灯的打灯，搬东西的搬东西，备车的备车，牵马的牵马。扶老携幼，搀主挽妇，各

自争先做事，院内院外，牲畜鸣叫，人声鼎沸。

项燕站在车旁，逐一查收贵重的物件，儿子项梁出出进进，指指点点，哪些东西拿，哪些东西不拿，全由他说了算。

“快让开！”一阵吆喝声过后，只见一个佣人秉火引路，项伯扛着一个沉重的箱子从项燕内室出来。走在后面的管家项老汉忽然发现从箱子里掉下一块闪光的东西。他急忙走过去，在地上摸了一会，拾起来一看，是块玉佩。正面是幅龙虎争斗图，十分逼真，反面是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八个篆字，下方还有一个醒目的“项”字。他和老伴仔细看了看，正要追上去交给项伯，恰好这时，项公子和申武赶到。项公子走近一看，不由一惊。“这不是我们项家的祖传宝玉吗？怎么在你手里？”项公子脸带怒色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分明是趁搬家之际偷的。”

项公子平素对项老汉的管教严厉，就有点不顺眼，特别是好几次因为他和女佣人戏嬉非常，无端地欺负丫头，被老汉重重地教训过，项公子怀恨之心，总想找机会赶走项老汉，巧了，这事他遇上了。

项老汉和老伴听到“偷”字，急忙跪地磕头，央求说：“公子，我们岂能干出这等丑事，确实是我刚才捡到的，不信，我可向天发誓。”

申武平时和项管家相处较好，便对公子说：“项管家一生侍奉主公，忠心耿耿，为人厚道，治家有方，他怎么能偷你家的宝玉。”项公子说：“人心莫测，请老师不要多说。”项公子打断申武的话说：“走，到我父亲面前去。”

项燕平时对自己的小儿子十分疼爱，也很偏信，在这搬家之际，他听说儿子亲眼看见项管家偷祖传宝玉，确实很生气。项燕两目圆睁，气愤地说：“这不是毁我项家的根基吗？”项老汉声声哀求：“主公，我和老伴无儿无女和你转南走北，走东跑西，

何曾有过贪财之心？这玉佩着是从地上捡的。天神、地神作证，如果我有偷宝玉之心，就遭五雷轰顶。”项燕说：“搬家是小事，我没有时间查清此事。申武，你去项梁那里取五百块‘陈爰饼金’，交给老管家，随他去吧！”说罢，项燕背手而去。

项老汉被赶出项家，上哪儿去呢？叶落归根，回钟吾城，以打鱼为生。

再说项家，那日一直忙到半夜，家什物件都已点清，车马也准备完毕。项燕大将又重新清点一下箱、盒、带、包，喊齐家中老少，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，前往寿春。

人多车挤，行路缓慢。项公子坐在车上推了推申武老师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憋得慌，陪我下去小解，这车太慢，撒过尿回来还能赶上。”说着就把申武老师拽下了车，向无人的地方走去。

待到项公子和申武他俩回来，可就出事了。人山人海，他俩怎么也找不到项家的车队。他们挤过一辆辆车，穿过一簇簇人群，边找边喊，无奈人车太挤，噪声太大，哪里也找不到。

慌乱中，他们已到护城河桥上。吊桥窄薄，人马过重，桥板被压得吱吱作响。正在他俩提心吊胆之时，忽然“咔嚓”一声，桥板折断，桥上人马纷纷落入水中。

护城河水深流急，当时就溺死十多人。申武使尽浑身力气才爬上岸，再找项公子，四周乌黑一片，连个人影子也找不到。

申武怕项燕怪罪于他，不敢去寿春寻找项家，独个儿四处游荡。后来住在魏国大梁，为一个富家的孩子做先生。有一天，申武听说赵国大将廉颇赌气跑到大梁，他四处打听，想见识见识，后来他虽然没打听到廉颇的住处，却打听到自己的一个朋友在上蔡县府里做官。于是，他拿出所有积攒，准备去投奔朋友，谋点职业维持生计。没想到一路上关关收费，城城要钱。虱子身上有多点血。没到钟吾城，申武就已经身无分文。做梦都

不敢想，他竟在春归酒肆遇上了项管家——项老汉。

申武在项老汉家住了两天，执意要去上蔡县，项老汉说：“申武老师，现在天下战乱纷纷，险象环生，吉凶不卜，你就在梧桐巷住下，待项籍长大，教他读书念字，不是很好吗？”申武说：“项大爷，你的好意我领了，可是，我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人说三十而立，可我呢，满腹经纶不能得以施展，周身才识无用武之地。我生在楚国，本想借项家公子来展示自己的才华，可如今公子遭遇不幸，我只身一人，如不再谋个职业，等待机会为楚国尽一点力，这一生不是白来了吗？”项老汉听着申武的肺腑之言，深为感动。

“申武啊！这一离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，自己保重吧！”项老汉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块“饼金”塞给申武，申武接过当年他给项老汉的“饼金”，泪如雨下。

银装素裹的马陵山岭，白雪茫茫，寒风嗖嗖。项老汉送申武到岔路口，相对无言。申武深情地望着项老汉说：“项大爷，你放心，项籍长大后，我会来的。”说罢转脸而去。项老汉望着申武的背影，心里不由又想起项燕、项梁、项伯、项公子。

“无量天尊。”

“千里山河一鬼雄，万家平民不安宁。腹大口空吞九州，斩将戮卒毁廓城。人为欲望焚肝胆，狗为晕膻日夜行。世人皆为名利误，毒酒凶刀敬亲朋。”项老汉听这一段话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位道人头戴黑色道冠，身穿浅蓝色道袍，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几缕长须和手中拂尘，在寒风中飘飘洒洒，犹如雪落松叶一般。

没等项老汉开口，道人就说道：“还是留下你的朋友吧！这世道，争相残杀，各自为利，是个养凶供奸的祸缸。亲家不亲，朋友不友。我担心他身死他乡，无人问事。”项老汉心里有点不